



列子

DL 13  
1091  
2





冲虚至德真经卷第二



列子

張湛處度注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則所適常通

任情背道則遇物斯滯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

隨世而喜耳 養

正命

正當為性

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

本又作顏色

色

反古旱

黥音每諸書無此字

昏然五情爽惑

役心智未

足以養性命也足以焦形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



隨世而竭聰明進音盡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  
憂耳音憂奸黠昏然五情爽惑治用德明未足以亂神也黃帝  
乃喟然讚曰讚當朕之過淫矣淫當養一已  
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養縱  
自安全天下於是放萬機舍音捨官寢去直侍徹  
鐘懸減厨膳退而間音間居大庭之館齊心服  
心無欲則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  
形自服矣不可於夢聖人無夢也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

氏之國在弇音奄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  
至理之必如此耳淮南云不知斯齊國幾居  
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豈  
反千萬里斯離也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  
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其國無帥  
所類長丁丈反帥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  
然而已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  
天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  
佩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理無生死故無所

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

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捷音酌捷無傷痛指

擿音調無疥癢春時有疥首疾夏時有癢疥疾鄭玄云疥酸削也說文云疥疼痛也○至和者無物能傷熱溺痛癢實由矜懼義例詳於下章瘡癢酸瘡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

霧不礙五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

骨其心山谷不躓音致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無物能逆黃帝既寤亦寄之眠寤耳悟然自得召天

也聖人無眠覺也

老力牧太山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黃帝告師也○三人黃帝相也告

之曰朕間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疲而

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

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

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

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百姓號戶刀之二百餘

年不輟列姑射音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山

年不輟列姑射音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山

上有神人焉疑寂故吸風飲露不食五穀不

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心如淵上字讀

泉形如處女自粹非養而不衰也不俚為深

反愛不愛北海之隅其人水居俚愛隱俚也

字林云俚仿佛見不審也○俚亦愛也為狗萬物恩無所偏俚音隱俚仙聖為

之臣仙壽考之跡不畏不怒聖治世之名愿慤為之使畏

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不施不惠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稱耳

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又作蹇

蹇之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風

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

無天惡物無疵厲鬼無靈響焉天人合德陰

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列子師

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

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旬五尹生聞之從

列子居數月不省息井舍因問問音請斬其

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而請辭列

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

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章戴字

本作有請於子章戴尹子不我告固有憾於

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

達曩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居音將告汝姬居

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

夫子謂老商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

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

怨藏情者也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

利害庚當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

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於習懷內

外如一不猶踰於已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

焉七年之後從音縱心之所念庚無是非

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

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

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九年之後橫去聲

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

也縱放

也

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

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內外進矣既心

無念口既無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為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

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

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而後眼如耳耳如

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

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

言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

司令神疑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

鼻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肢百節塊然

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今女居

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就能辨也

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

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

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履虛乘風其

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

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曰至人潛行不空

一本作室塞也。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

不以實有為閔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

羣實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

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

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列音例

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也

姬姬音居魚語魚當作吾女音汝凡有貌像聲色

者皆物也物以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

與物何以相遠千萬也夫奚足

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唯無耳

先者唯音作臧作則物之造反注同乎不形而止乎

無所化有既無始則所造者無形矣形既夫

得是而窮之者焉於處得為正焉窮其終始

者亦焉得至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

始者不失自然之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

哉任而不執故冥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

然無迹端崖不見壹其性養其氣一本

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壹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德純者豈但自



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無夫若是者其天

守全其神無卻卻音絃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

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大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

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

食陵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靡以明至

死生驚懼不入乎其曾是故選音忤遇也一

欲見而見曰選於義物而不懼向秀曰遇而

不恐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

然無而况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

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

外故曰列禦寇為于偽伯昏無莫侯反人射

引之盈貫蓋弦措杯必回水其肘上手停審

不發之鏑矢復郭象曰矢去也方矢復寓

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當是時也猶象

木偶人形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

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否雖不

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

乎內有所畏懼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

臨百仞之淵背遂巡足二分垂謂足二分在外

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

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郭象云揮斥猶放縱也又曰揮斥奮迅也下潛黃泉揮斥

八極神氣不變夫德充於內則

然有恂何承天纂云吳人目之志爾於中

神滿於外無遠近幽深所在皆明今汝怵且

丁仲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舉國服

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

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音皮美反按說文字林並作肥又作肥皆

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

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疆弱相凌雖傷

破於前不用介意介界副也稱也終日夜以此為戲

樂國始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

垆外垆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中

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

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薦

窘奇隕反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

荷胡可反畚音本蕢籠也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

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苦括反遠視顧

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

不睚之耳奴革反方言云惕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無知謂之睚睚耳目不相

信也既而狎侮欺詒音代方言相欺亦曰詒攬攬胡廣反

東人亦名推為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凡相推又音晃搥打也攬攬攬蒲結反方言又扶畢反推擊也

也烏駭反揆揆下感反方言擊背也一本

扶閉揆音烏待亡亡音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

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單音丹億蒲介反於戲

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莫汗反

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

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揚

餘亮反猶錫物從風也於地飢音肌骨無礪音毀范氏之黨

以為偶然未詎怪也扶反因復扶反指河曲之淫

音隈鳥恢反水曲也一本作偶曰彼中有寶珠泳音誅潛行水中

也水底潛行曰泳既出

果得珠焉衆助助分兩反或云助始也同疑子華助令

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

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

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

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

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

其愚我也子其壘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

道商丘開曰吾亡亡音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

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

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

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

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

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  
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  
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  
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  
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  
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  
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  
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

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偽物  
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  
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鶯者能養野禽獸委  
於偽食音嗣下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  
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孳音茲又音字乳化曰孳交接曰  
尾孳尾牡牝相生也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音搏  
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一本作呂  
反姓毛傳之梁鶯曰鶯賤役也何術以告爾

名丘園

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  
 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  
 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  
 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殺以  
 致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一本作之之怒  
 也。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達  
 以怒而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殊  
 而愛媚我，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然則吾  
 順之故也。

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  
 復也，必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  
 則反必。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  
 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  
 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聖人所以陶  
 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養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  
 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  
 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浮水者  
 曰：游者

可教也善游者數也色據反術也注同能向秀曰其數

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所

反莊子操之者也謾起也向秀曰吾問焉而作便

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譖音衣與諷同歎聲也吾

與若玩習也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

固且道與音余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實今且為

數能也忘水也汝說之也能遊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

數能也忘水也亡水則無乃若夫没人之未

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

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

入其舍神明所居惡音烏往而不暇所遇皆以

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藏

藏摳之戲辛氏三秦記云漢鉤弋夫人手拳

者巧以鉤銀銅摳者憚待汗以黃金摳者

昏摳音昏方言迷殢也互有所投者巧一

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拙本作內

唯忘内外遺輕孔子觀於吕梁在今彭城郡

重則無巧拙矣爾雅曰石絕梁曰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之

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

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音拯方言出溺為承諸家直作拯又

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棠當

作塘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吕梁懸水三十仞

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

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

將承音拯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

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音無本無此亡

字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

入與汨古忽反涌波也郭象云汨伏而涌出者汨也借出齊汨者水迴入

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

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則所遇而安也

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



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知謂之命也仲

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於禹悽者

承蜩音條一本猶掇都括反之也仲尼曰子

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占累垤

音九司馬云謂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音淄

累九於竿頭也向秀曰累二九而不墜是用手之停審音淄

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

用乎轉審則吾處也若絜株駒絜本或作擲

無所失者也文作身木也李願云絜豎也株駒亦枯樹

執臂若槁空好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

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

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郭象曰遺彼孔子顧謂

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

其痾僕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禮記儒

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鄭玄注云逢猶大也謂大掖之衣向秀曰儒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

載言其上

脩治也言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

上海之人有好呼報漚鳥者每日之海

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音數而不止和心

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

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應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丘呂

言至為無為齊在詣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

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大人假偽形以獲憐海童任和心而

鷗游二情相背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大人明夫

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况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

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

本耳趙襄子率所律徒十萬狩於中山火

藉在夜蒞蒞而反在下曰燔音煩林

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疾刃

上時掌下眾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

經涉者襄子怪而留力救反謂宿之徐而察

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  
 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  
 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何物而能閱之襄子曰而嚮之所  
 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  
 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  
 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  
 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  
 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剗剗音枯心去智

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剗心借智以去

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所體忘言之則有餘暇矣

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

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

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疆欲為之者有不

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

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

物竒功異迹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

視一焉此卷自始篇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

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無二者則處

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

無傷殘履危險而無巖墜萬物靡逆其心入

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舉耳可洞聽目  
可徹照斯言不輕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  
陽虛化五才偏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  
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途升降以所能異  
情故有雲飛之翰淵潛之鱗火遊之鼠木藏  
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  
因於餘方至於聖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  
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直於一器  
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  
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無死地豈  
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有神巫男曰  
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女曰  
曰巫顏師古曰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  
巫現亦通稱

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

鄭人見之皆避一本作棄而走向秀曰不喜列子

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而歸以告壺丘子列子

也師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

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壺子曰吾與汝無其

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與音衆雌而無雄

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

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無文相  
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  
有感而後而以道與世抗抗口浪反或必信  
和者也

矣夫故使人得而相反悉亮汝向秀曰元其一

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

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譔音子之先生死

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

司馬云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

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罪本作乎

不諤音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

均其寂魄此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嘿淵

嘿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

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

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為之有生苟無心而

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

而順時無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

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

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

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用而無利故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

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

任自然

而覆載則名利許慎注淮南子而機發於踵云機發不旋踵

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許慎注淮南子而機發於踵云機發不旋踵

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為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嘗又與來明日又

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

齋齋側皆反下同或無坐字向秀曰無往

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向

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是殆見吾衡氣幾也

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

也衡平鯢音旋旋音桓也一之潘

也本不作蟠水之盤回之為淵止水之潘為淵

也盤今作蟠恐寫之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

也魚也桓盤桓也蟠洄流也此言大魚盤桓其

也水蟠洄而成深泉南華真經作審梁簡文云

也蟠聚流水之潘為淵濫咸上聲爾雅水之潘

為淵沃沃烏僕反水泉水之潘為淵沆音軌

從旁出也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

淵音牽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水

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

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  
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  
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  
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  
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嘗又與來明  
者常澹然自得泊乎無為也  
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  
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  
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  
始出吾宗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  
猗於危移委移至順之貌向不知其誰何

向秀曰汎因以為茅音靡靡崔譔云因以為波  
然無所係茅靡當為類靡向秀曰變化類靡  
流故逃也我雖不為而與羣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  
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  
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  
向秀曰棄人為于偽其妻嬰嬰七玩反向  
事之近務也為反楚人如食人向秀曰忘  
食食音嗣狶呼猪作狶如食人貴賤也  
於事無親向秀曰無佳琢持究反復朴塊  
然獨以其形立向秀曰雕琢之文復份音紛然

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驚人之推敬於遇伯

昏瞽人伯昏瞽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

音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

皆敬下之也。人伯昏瞽人曰若是則汝何為

驚已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謀音

成光郭象曰舉動便辟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

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而整西

反其所患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夫漿人特為食

嗣音羹之貨無多餘之贏贏音盈一本無無

所利者盈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而猶若

是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而况萬

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彼將

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也

望利薄任重伯昏瞽人曰善哉觀乎汝知驚

善觀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顯曜適齊之與

青當作



處此皆無所懼苟違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

履履九遇反關西滿矣歸之伯昏瞀人北面

而立敦敦音頓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

出賓本作儼導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

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

也曾無善言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

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

背理而感物求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象

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而焉用之感也汝用

乃感物感豫出異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且必

有感也如此乎揺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已

之與汝遊者莫汝告也皆揺本之徒不彼所

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不能相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

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莊子云楊子居子

又不與老子同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

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

也者楊朱不答至舍進涓涓音管莊子作盥漱漱音中

櫛壯乙反脫履本作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

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

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音閑下同是以不敢今夫

子問矣謂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許唯反而盱

盱音吁說文云盱仰目也蒼頡篇云盱張而誰與居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大白若辱盛

謂一作請

德若不足不與物競則常楊朱蹙然變容曰

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客舍也公執席

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音楊司馬云對火曰煬淮南子云富人水

纂錦貧人者避竈厚自藏異則其反也舍者

與之爭席矣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楊朱過音宋東之

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

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

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

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

與虛已以循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天下有常勝之道

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

曰彊二者亦知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

言彊先不已若者所勝在已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先出於已者亡亡音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

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

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

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

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

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自為順

往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

舉持其自持既無分焉子曰欲剛必以

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

彊而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

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彊勝

彊勝

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彊則折，彊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眾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

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音附翼戴角，分牙布爪，

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

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媧音瓜，

媧音古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

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貌自有偶與禽

獸相似者，古諸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

垂胡曼頰，解頰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鸞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

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眾

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音也黃帝與炎  
帝戰於阪蒲板反泉之野音熊羆狼豹羆虎  
為前驅鷓鴣一本鷹為旗幟幟音熾自  
獸勇鬪此以力使禽獸者也竟使夔典樂擊  
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  
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  
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  
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

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暇智於人  
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  
居則有群行戶剛反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  
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  
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禽帝王之時始驚駭散  
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  
物亦知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音解  
避之也六畜反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夫龜龍甲  
麟

鳳毛羽之長爰逮蛸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  
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  
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  
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  
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  
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爾雅云有足曰蟲無足曰蛾  
本作虫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  
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宋有狙公者好養狝狝者囚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羣  
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  
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  
已也馴音唇先誑之曰與若芋音序芋栗也朝三而  
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  
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  
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  
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

消或作消子為于偽周宣王養鬪雞十日

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

而自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李頌云應嚮鳴顧影

行○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常

悟之速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

變矣彼命敵而我不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

矣至全者更不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

之以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養惠益

阿浪反○惠盜惠施之族見賢遍宋康王康王蹠足警然

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

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益對曰臣有道

於此使人雖勇刺七亦之不入雖有力擊之

弗中丁仲反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

人之所欲聞也惠益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

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

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

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  
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  
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處卿大夫士民  
之上故言四累  
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  
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  
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  
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竟之內  
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  
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  
說服寡人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二





